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孔子編年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邱庭漋

謄録監生臣倪桂馨

孔子編年　傳記類一聖賢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孔子編年五卷舊本題宋胡舜陟撰考書首有紹興八年舜陟序乃自靜江罷歸之日命其子仔所撰非舜陟自作也舜陟字汝明績溪人大觀三年進士靖康間官侍御史南渡初知廬州有禦寇功更歴數鎮最

後為廣西經略使欲為秦檜父建祠髙登不可因劾登以媚檜會以他事忤檜意亦逮治死於獄傳守元任後流寓吳興嘗輯詩話行於世即所謂苕溪漁隱者是也是書輯録孔子言行以論語春秋三傳禮記家語史記世家所載按歲編排體例亦如年譜其不曰年譜而曰編年尊聖人也自周秦之間讖緯雜出一切詭異神怪之説率託諸孔子大抵誕

謾不足信仔獨依據經傳考尋事實大㫖以
論語為主而附以他書其採掇頗為審慎惟
諸書紀録聖言不能盡載其歲月仔既限以
編年不免時有牽合如左氏襄公二十一年
鄭人游鄉校傳仲尼聞是語也云云杜預注
謂仲尼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知孔子為此
言不當在是年也仔乃繫其事於十歲之下
殊為疎舛又禮記儒行篇對魯哀公云云則

繫之六十八歲哀公問篇大禮如何云云則又繫之七十二歲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此類尤失於穿鑿然由宋以後纂集聖蹟者其書日多亦猥雜日甚仔所論次猶為近古故録冠傳記之首以見濫觴所自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孔子編年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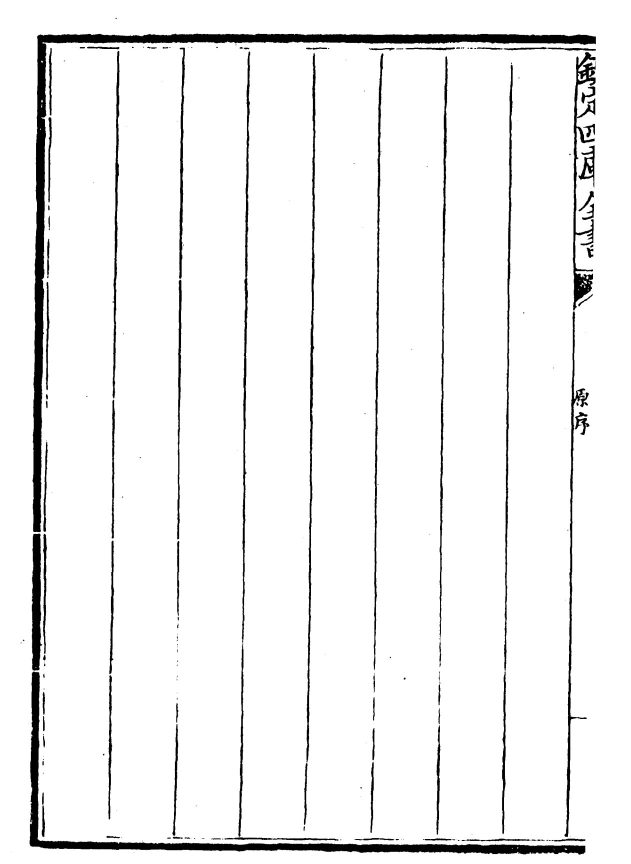
聖人達而在上者制治之法成於周公聖人窮而在下者制行之法成於孔子周公之制度其詳見於周官之書與五經並行於世可得而考若夫孔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者雜出於春秋三傳禮記家語與夫司馬遷世家而又多偽妄惟論語為可信足以證諸家之是非余令小子仔采摭其可信者而為編年凡五卷起襄公二十二年訖哀公十六年自孔子始生而

至於終言動出處亦畧具矣夫以天縱之將聖生乎亂世而時無賢君莫能用之故去魯凡十三年適衛者五適陳適蔡者再適曹適宋適鄭適葉適楚者一而復自衛反魯豈苟然哉所以或仕或處或久或速莫非翔而後集色斯舉矣然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者天也非人也如天欲平治天下必有尊德樂道之君出焉而吾夫子見用周公之事業復顯於當世矣故嘗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

不復夢見周公觀其爲魯中都宰一年爲司空二年爲司寇三年經文緯武更制定令內以移風易俗外以折衝禦侮而大邦震懼四方取則則夫子所謂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欺我哉惜乎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卒不見其有成豈非天乎當時游於諸侯有以致弟子之不說而起後世之疑者莫不以見南子從弗擾佛肸爲非此葢未之思也業已適其國而南子方用事欲見而不見則其取辱必有甚於見矣然使聖人屈已而

見所不見是天之厄也違天不祥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弗擾佛肸之召欲往而卒不往者明聖人有可見之道欲為天下後世訓則不必往矣非從容中道者能之乎余嘗考論語鄉黨一篇見聖人動作威儀之則至纖至悉及其他篇見其所謂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子温而厲威而不猛子與人歌子所雅言之類皆弟子所記而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了然在人目前學者得以取法也今編年所書七十三年應世之行有出處去就之大節

孟子所謂集大成金聲玉振聖智之事舉在是矣善學聖人者必有取於斯焉紹興八年三月壬子績溪胡舜陟序



孔子編年卷一

宋 胡仔 撰

孔子之先宋人也武王克商以商遺民封紂之子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管蔡叛成王命周公誅之以紂之庶兄微子啟為商後封于宋微子啟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長子曰

弗父何何之弟鮒祀弑煬公以國授何何弗受鮒祀立是為厲公而何世為宋大夫其曾孫曰正考父考父之子曰孔父嘉孔父生時所賜號也子孫因以為氏為華父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為陬人孔子之曾大父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以勇力聞于諸侯晚求婚於顔氏顔氏三女季曰徵在妻之生孔子

庚戌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於魯平鄉陬邑

初徵在禱於尼丘之山而生孔子故名之曰丘字仲尼

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

辛亥魯襄公二十三年年二

壬子魯襄公二十四年年三

父叔梁紇卒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

癸丑魯襄公二十五年年四

弟子秦商生

甲寅魯襄公二十六年年五

乙卯魯襄公二十七年年六

弟子顔路生

丙辰魯襄公二十八年年七

丁巳魯襄公二十九年年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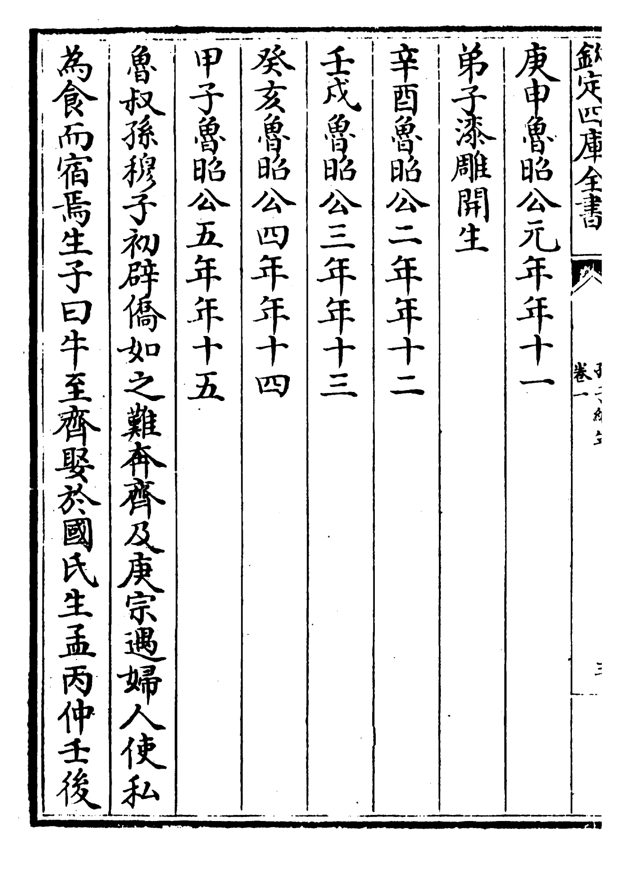
戊午魯襄公三十年年九

弟子仲由生

己未魯襄公三十一年年十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

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止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國實賴之豈唯一二臣孔子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庚申魯昭公元年年十一

弟子漆雕開生

辛酉魯昭公二年年十二

壬戌魯昭公三年年十三

癸亥魯昭公四年年十四

甲子魯昭公五年年十五

魯叔孫穆子初辟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

為食而宿焉生子曰牛至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後

穆子反魯以牛爲豎有寵牛拘孟丙殺之仲壬奔齊穆子病豎牛弗饋食而卒豎牛立昭子而相之仲壬聞喪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亂家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

之棘上孔子曰叔孫昭子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
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弟子閔損生
乙丑魯昭公六年年十六
丙寅魯昭公七年年十七
丁卯魯昭公八年年十八
戊辰魯昭公九年年十九
娶于宋之幵官氏

己巳魯昭公十年年二十

伯魚生昭公使人遺以鯉魚孔子榮君之賜因名之曰鯉字伯魚

庚午魯昭公十一年年二十一

辛未魯昭公十二年年二十二

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於祗宫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逺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孔子曰古也有志克巳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楚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
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
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
又有禮焉

壬申魯昭公十三年年二十三

癸酉魯昭公十四年年二十四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
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

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
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
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
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
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
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
數其賄也以寛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

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母顏氏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乃殯其母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盖殯也問於陬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甲戌魯昭公十五年年二十五

孔子合葬母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

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乙亥魯昭公十六年年二十六

孔子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丙子魯昭公十七年年二十七

郯子來朝昭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

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
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
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
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
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
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也者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
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
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

故也孔子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遂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丁丑魯昭公十八年年二十八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貣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

戊寅魯昭公十九年年二十九

在魯

弟子冉求商瞿梁鱣生

己卯魯昭公二十年年三十

在魯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衛宗魯由齊豹事公孟縶齊豹將殺公孟縶宗魯知而
弗告及難作死之琴張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
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
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
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
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
韙之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寛服人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

以寛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産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弟子高柴巫馬施生

庚辰魯昭公二十一年年三十一

在魯

魯有儉嗇者瓦鬲煑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

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悦如受太牢之饋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思我焉

弟子端木賜生

辛巳魯昭公二十二年年三十二

在魯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

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不謂智乎

壬午魯昭公二十三年年三十三

在魯

癸未魯昭公二十四年年三十四

魯大夫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而屬之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

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宫敬叔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懿子可則效已矣

南宫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孔子謂南宫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

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俱往魯君予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孔子將問禮於老聃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

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雨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孔子觀周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

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所以安存而急急所以危亡是猶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

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成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

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之賤史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

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佛此四者某之所聞也

孔子將去周老聃問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

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甲申魯昭公二十五年年三十五

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魯亂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索哭者不哀孔

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絶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也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

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至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而公不悟故孔子及之它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説

孔子去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

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黄華麗之飾宫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乙酉魯昭公二十六年年三十六

在齊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廣交不擇地攘袂而執贄静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脩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已之憂

終日行不遺巳之忠唯智者能之故自脩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行則敗之可不慎乎

弟子樊須生

丙戌魯昭公二十七年年三十七

在齊

吳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

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丁亥魯昭公二十八年年三十八

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

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

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戊子魯昭公二十九年年三十九

在鄰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

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弟子顔回澹臺滅明生

已丑魯昭公三十年年四十

在齊

弟子陳亢生

庚寅魯昭公三十一年年四十一

在齊

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

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玉祭事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辛卯魯昭公三十二年年四十二

齊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適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弛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詣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

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見孔子不敬商其禮曰待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猶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欲去景公亦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弟子公西華生

壬辰魯定公元年年四十三

在魯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聘

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迅兩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儛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脩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有徵矣

弟子有若生

孔子編年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孔子編年卷二

宋 胡仔 撰

癸巳魯定公二年年四十四

在魯

弟子卜商生

甲午魯定公三年年四十五

在魯

二月辛卯邾莊公卒隱公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

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所無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亦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棄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

心哀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賔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賔無介公自為主迎賔揖升自阼立於席比其禮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於賔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為三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賔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

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
之聞令則冠而敝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
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貌周
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
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弟子言偃生

乙未魯定公四年年四十六

在魯

觀魯桓公廟有攲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虛則攲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

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弟子曾參生

丙辛魯定公五年年四十七

在魯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以問孔子曰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䕫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也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

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季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季桓子盟而釋之陽虎自此益輕季氏陽虎欲見孔子而

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之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虎時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魯君臣上下皆失其正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弟子至自遠方學業者益衆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丁酉魯定公六年年四十八

在魯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

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弟子顓孫師生

戊戌魯定公七年年四十九

在魯

定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

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班白者不以其任行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

為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而弗敢犯公曰善哉

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

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

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

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弟子悉不齊生

己亥魯定公八年年五十

在魯

陽虎將殺三桓不克出奔齊公山不狃爲費宰不得志

於季氏與虎同惡以費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

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然卒不行時陽虎奔齊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魯用天子禮樂而季氏僭用於家故孔子曰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讀易韋編三絶為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秘夫敘書則

斷堯典論詩則首周南約魯史而修春秋贊易道而黜八索皆因前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弟子叔仲會冉儒曹邺伯虔生

庚子魯定公九年年五十一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别塗道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

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

陽虎既奔齊復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氏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因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孔子嘗助祭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辛丑魯定公十年年五十二

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

生之宜由司空為大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陛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

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臣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惟曰未有遜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

馬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道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孔子見季桓子季桓子不説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也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

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

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

定公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之於夾谷魯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

司馬定公許之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遜揖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刼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對曰士兵之兩君好合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之避而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

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粃粺也用粃粺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柰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我鄆讙龜陰之田

壬寅魯定公十一年年五十三

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孔子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

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

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巳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

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

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布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弟子公孫龍生

癸卯魯定公十二年年五十四

孔子爲司寇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乃之火所鄉人有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也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則拜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

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甲辰魯定公十三年年五十五

為大司冦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

定公問於顔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悦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顔回退後三日而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顔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顔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

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乘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顔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悦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顔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

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别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受命則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卜獻命庫門之内所以誡百官也將郊

則供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掃清路行者畢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被之黼大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鄉人儺孔子朝服立於阼階

孔子編年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孔子編年卷三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邱庭澄

謄録監生臣陳以流

孔子編年卷三

宋 胡仔 撰

乙巳魯定公十四年年五十六

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於是秉政七日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

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遽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産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

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與聞國政三月鬻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匹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

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師已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至衛主於子路妻
兄顔讎由衛之執政有欲孔子昵已者於是大夫王孫
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對曰不然獲罪
於天無所禱也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
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
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過蒲子路時為蒲大夫孔子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寛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

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善者乎在蒲時子路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貢忿然不說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乏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

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女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女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美矣女速已則可否則女之見罪必矣居月餘復反於衛主蘧伯玉孔子嘗稱蘧伯玉曰君子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

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吾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在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招揺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而去

去衛過曹適宋見宋君宋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

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神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拔去其樹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自宋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丙午魯定公十五年年五十七

自鄭適陳主於司城貞子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

各以其方賄來貢以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

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畀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定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丁未魯哀公元年年五十八

在陳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戊申魯哀公二年年五十九

居陳已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於是去陳將復適衛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夫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挺劒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謂孔子曰茍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

神不聽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哉不伐蒲是時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

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自衛將適晉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學鼓琴於師襄十日不進師襄曰可以益矣曰丘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未

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矣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適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

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毁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丘哉乃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反於衛復主蘧伯玉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己酉魯哀公三年年六十

在陳

魯桓宫僖宫災孔子聞之曰其桓僖乎陳侯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毁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

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

庚戌魯哀公四年年六十一

自陳適蔡

辛亥魯哀公五年年六十二

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説逺者來葉公因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爾奚不

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荷

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壬子魯哀公六年年六十三

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

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從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而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

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謂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

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

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見楚昭王昭王以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時陳蔡弟子從孔子者皆不及門故曰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皆升堂入室者也當時弟子學業者三千人高弟七十其尤賢者十人而已

適楚中道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烹祭門人曰

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餧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情也惡有受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國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

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令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

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已率常可矣秋楚子軫卒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自楚反乎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癸丑魯哀公七年年六十四

在衛先時衛靈公死而世子蒯聵入於戚蒯聵之子出公輒立父子爭國孔子既至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是時

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謂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甲寅魯哀公八年年六十五

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已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孔子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女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别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

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
長訣孔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
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
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聞乎爾孔子曰天下有
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為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
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
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

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享嘗乃止士立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所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諸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予羔又問曰祭典云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

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女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有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乙卯魯哀公九年年六十六

在衛

衛司徒敬子卒孔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焉相焉孔

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毁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毁宗躐行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旣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

丙辰魯哀公十年年六十七

在衛

孔子編年卷三